

文選李善注

冊四

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西征賦

臧榮緒晉書曰岳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

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爲長安令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玄枵

許喬

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

岳傷窮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

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

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

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爲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

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

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

潘子岳自謂也馮衍揚節賦曰馮子耕於鴈山之阿憑軾已見魏都賦爾雅曰徂往

文選

卷十

中華書局聚

也。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惚恍，化一氣而甄三才。論語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廓惚恍，未分之貌也。鵬鳥賦曰：寥廓忽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

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中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甄已見魏都賦，易

曰：兼三才而兩之，漢書音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

聖智弗能豫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脩短，不豫期也。當休明之盛

世託菲薄之陋質。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納旌弓於

鉉台，讚庶績於帝室。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孟子曰：夫

翹車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

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凝，應劭漢

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

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論語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

既得之患失之。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世安，崩謚曰武禮。記曰：天

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徂落。三載四海遏密。

入音孔安國尚書天子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臧榮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

武帝崩太子卽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寶晉紀曰彼楊駿爲太傅百官摠己以聽於駿尚書曰百官摠己以聽於冢宰

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伊尹之相太甲致桐宮之師周旦之輔成王有流言之謗左氏傳曰子產曰其

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窺七貴於漢庭譁一姓之或在七姓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

庾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從而悉全無危明以安位祗居決不盡敗聲類曰譁亦囁字也爾雅曰囁誰也

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祗爲逼主以示己專也干

寶晉紀曰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孔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隨時以行藏遽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章患過辟之未遠言孔微

知章之鑒故隨否泰而行藏與治亂而舒卷中庸之流苟蔽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

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

章謂明顯也爾雅曰辟罪未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班固漢書贊曰

山林之士往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言己闕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累故悟山潛之

爲是陋拘攣之寔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爲害萍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票駭蓬轉因遇際會察位偏其

隆替名節灌以隳落危素卵之累殷甚玄鸞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

如臨深而履薄說文曰偏壞敗之貌洛罪切灌亦壞貌七罪切累卵

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角切戰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

難作玉隱晉書曰潘岳為楊駿府主簿駿被誅日岳取急對人朱振代夷三族匪擇木以棲集鈔林焚而

鳥存擇木已見魏都賦爾雅曰鈔寡也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聖主得賢臣

然交欣千載一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也張弛秋霜之

嚴威流春澤之渥恩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

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古長歌行曰陽春甄大義以明責反初

服於私門宋均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

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末班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鑒揆

頌與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

策曰薛人攜老幼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疚

聖達之幽情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漢書曰上過沛

遊子悲故鄉爾雅曰疾病也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爾雅曰矧也漢書

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曹植責躬表曰不勝

犬馬戀主之情東眷輦洛而掩涕思纏縣於墳塋輦洛二縣名也河

都賦曰闕庭神麗眷輦洛而掩涕思纏縣於墳塋輦洛二縣名也河

父冢輦縣西南三十五里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張升與任彥乃

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音營爾乃

越平樂過街郵秣馬臯門稅駕西周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街

郵也石卷瀆口高三丈謂之臯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利兵毛萇詩曰

秣粟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法言曰仲尼之駕稅

矣李軌曰稅舍也失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

鏡切西周見下注解

水澣化流岐函祚隆昌發舊邦惟新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

曾孫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后

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

西水澣至於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

攻之遂去邠止於岐下公季平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

為武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尚書曰

命惟新佑與譽同邠與函同

受戰于牧野茲此也謂此周也北征賦曰騁遲遲兮歷茲老子曰守

柔曰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鄭玄曰競強也能材強道者惟

有武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史記曰

王爾

武王望商邑至于周自夜不寐

周公曰曰曷為不寐王曰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言武王滅商雖有泰

山之固尚以為危故能載祀八百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

語辭也戰國策呂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今言八

百舉全數也周易曰鑒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

方指日而比盛亡王謂桀也言武王居安而慮危而桀處險而逾泰

異涉海之失施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

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鄭

玄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迴桀也安危異

情故曰乖舛也喻巴蜀檄曰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考土中于斯邑

哉乖舛不齊也爾雅曰迴遠也今協韻為呼瞑切考土中于斯邑

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郊鄩遂鑽龜而啓繇尚書曰成王欲宅洛

帝自復于土中毛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

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杜預

左氏傳注曰平失道而來遷繫二國而是祐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

繇卜兆辭也平失道而來遷繫二國而是祐邑二國晉鄭也左氏傳

桓公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言周

杜預左氏傳注曰繫語助也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言周

王豈無邪僻之行但賴前聖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

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漢書策詔曰

大禹能亡失德夏以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

長懋說文曰懋盛也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

尤闕西之効戾

言鄭伯以子類樂及徧舞為樂禍而討之既尤之矣及乎享王闕西備樂是乃効其為戾也左氏傳曰初

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類子類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類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魏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

咎必至今王子類歌舞不倦樂禍也蓋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子類鄭伯享王于

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効尤其亦將有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咎包咸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曰戾罪也

霸世

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迎王王入于城取太叔於溫殺之鄭玄毛詩箋曰弘廣也重晉文侯重耳

靈壅川以止鬬晉演義以獻說

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二水鬬欲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

可晉聞古之長人不隳山不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辟而禍夫二川之神賈逵曰鬬者兩會似於鬬小雅曰演廣遠也

以迄丐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之構逆歷兩王而干位

孔安國尚書傳曰咎嗟也

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

入于尹劉子以王如劉王子朝入於王城單子如晉告急晉智罽帥師納王子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猛

母弟子也賈逵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呼乞切丐音蓋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

曰我日構禍毛萇曰構成也左氏踰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為二竟傳衛彪奚曰魏子于位以令大事

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

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崩弟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哀王立

弟殺哀王自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慎觀王立崩子赧王立東
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卒威公立卒
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
周爾雅曰逮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
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
為也為者敗之澡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澡水經注作濟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郡鄆元曰在河南城
西十餘里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濯吾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

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潛慟乎余慈

傷弱子序曰三

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
夭乙巳瘞于亭東廣雅曰夭折也書曰若保赤子字書曰瘞埋也倚
劍切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闕其
坎深不至於泉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
愛子也天下無有子死而不憂者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之
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為吾

眄山

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

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浹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

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

曰攬騑轡而下節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王秦
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
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
後羽敗坑下至烏江自剄尚書曰后來其蘇韓詩曰謀猷回浹薛君

曰回邪僻也老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漢書弘農郡有澠池

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蘭戰國策楚

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杜

預曰燼火餘之木也高會已見吳都賦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其閒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取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

之虛壽奄咸陽以取僞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澠池秦王曰寡人

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請得以頸血濺

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憚為一擊缶秦之羣

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蘭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

王終不能加勝於趙爾雅曰盜謂之缶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

人服化說文曰奄覆也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

也取僞自取雄僞也若四體之無骨河外謂之澠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為好會於

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出見廉頗引車避匿荀悅申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

王留賦曰悲猛氣今飄疾家語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處智母之國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

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悁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智勇相如也忿悁廉

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歲之永猶未足以寄

言言相去遠也史記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

文選卷十

五一中華書局聚

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當光武之蒙塵

致王誅于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回谿不尤眚以掩德終奮

翼而高揮東觀漢記曰馮異字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

追擊大破之散底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泚池左氏傳臧文仲

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別識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

薛綽曰鞏飛也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佐命已見西都賦荅

綱鄭玄周禮注登嶠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韓詩曰周道威夷薛

已見臯記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纓以授戈

曾隻輪之不反綵三帥以濟河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乙

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關余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纓

經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

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公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殽匹馬

無反者值庸主之矜懷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

己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言

值庸主矜而復諫殆戮三帥陳之市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
過而歸諸己爾雅曰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
慶鄭曰復諫違卜杜預曰復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進退豈不
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又曰秦孟明
視伐晉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晉先且居伐秦取汪彭
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斯三敗矣又曰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
不出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
穆公謂三將曰子其悉雪恥古詩曰虛名復何益楚辭曰名不可以
僞立毛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或爲雜
也非降曲嶠而憐號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而就拘垂
棘反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劉澄
理書曰肴有純石或謂石肴如淳漢書注曰相與友善爲與國與黨
與也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號號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
襲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率馬操壁而前曰壁猶是馬齒
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決良左氏傳曰臧
文仲聞大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
杜預曰忽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後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我祖安陽言陟陟鄂行乎
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酈善長水經注曰橐
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瀆水北有美哉
逆旅亭謂之漫口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陽桃林縣東十二里

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

虞應乎鵲巢

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

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邵

公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愍漢氏之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

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乘之威尊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

於僭汎既獲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

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

人爲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儼郭況擅朝政儼質天子於營儼將楊奉

叛儼儼衆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卓以天子還洛陽儼洩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

朝曰單旗劉狄剝亂天下毛詩曰民卒流亡離析已見上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氏傳晉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

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萬乘已見上文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

刃洞胸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之褊小撮

舟中而掬指

華嶠後漢書曰李儼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卓承率衆擊儼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

帝以絹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下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刃櫟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左氏傳孤

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于虛賦曰洞胸達

腋禮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褰裳涉洧又曰攘袂而興左氏傳曰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升曲沃而惆悵

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左氏傳曰晉穆侯之

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今君命

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復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

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

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

翼獲翼侯然孝侯翼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桓叔成師之後也翼晉

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屬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侯使詹嘉守桃

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

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各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

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宇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脛

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辛伯曰大都偶國亂

之本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取徒利開而義閉

也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

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

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

無失節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

路開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迹諸侯之勇怯算

嬴氏之利害廣雅曰躡履也函谷已見西都賦鸛鵲賦曰崎嶇重阻

御子曰勇或開關以延敵競逐逃以奔竄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

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有噤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言其害也戰師逃逃而不敢進也國策范雎謂

秦王曰秦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爲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噤閉而不言然噤亦閉也噤巨蔭切連雞

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

連雞之不能俱止棲亦明矣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言峭函之險未嘗暫

門莫啓明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

交而天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六葉武帝也難蜀父老曰德

下無邦拓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也厭紫極之閑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

實於柏谷妻靚貌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紫極星名

以象之曹植上表曰情注于皇居心在乎紫極南都賦曰體爽壇以

閑敞蒼頡篇曰敞高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卽位爲微行嘗至柏谷

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旅翁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

刀劍令主人嫗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

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

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

擢其夫爲羽林郎疇猶訓也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鑿之或變峻徒

御以誅賞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相如上疏曰夫清道而後

行猶將有銜鑿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

子注曰：櫟，駢馬口也。長銜也。櫟，巨月切。淮南子曰：隋法刻刑，許慎曰：隋峻也。毛詩曰：徒御不驚。彼白龍之魚服挂豫

且之密網，輕帝重于天下。奚斯漸之可長。白龍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位之重

於天下此乃陵上弔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

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望思

其何補。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戰兵

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諡曰戾，以湖邑閼鄉為戾園。又

太子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

設以待之。王命論曰：高四皓之名，刻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盤肌膚之愛，幽通賦曰：雖履醢其何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盤

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又繼之以盤桓而不前，楚辭曰：紛吾乘兮

玄雲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騑遲遲而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閼鄉縣東十里鳩瀾西廣

雅曰：盤桓不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園，古之桃林也。發

閼鄉而警策，翹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覲高掌之遺蹤。漢書湖

號州閼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西京賦注曰：翹，向也。翹與遡古字通。獻帝

春秋曰興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

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水在

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以憶江使之反壁告亡期

於祖龍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

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壁乃二十八年渡江所不語怪以徵異我

沈璧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

聞之於孔公論語曰子不愠韓馬之大慙阻關谷以稱亂何晏論語

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

曰元惡大慙孔安國曰慙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潼關

函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

用故制勝於廟筭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爲戰大破之尚書

也又屈完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

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之多者也漢書楊雄卽趙充國圖畫

而頌之曰料敵制勝坪揚桴以振塵繡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爲

京觀字書曰坪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桴兮拊

鼓左氏傳曰援枹而鼓說文曰枹鼓椎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

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繡破聲也呼麥切

春秋運斗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

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境外之

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